

埋葬高三

陈笳 著

我的高三日记
我的高三日记

一位声讨当前应试教育的少年，在他的眼中，最亲爱的父母是奴隶主；
最敬爱的老师是刽子手；最让人怀念的学校是战场；最可爱的同学是敌手……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陈
笳

著

埋葬高三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埋葬高三/陈茹著.—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2.8
ISBN 7-5371-4258-0

I.埋… II.陈… III.日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5898 号

埋葬高三

作 者 陈 茹
责任编辑 许国萍
插 图 李 冬
装帧设计 许国萍
出版发行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社 址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电话传真 0991-2870303
0991-2871253

E-mail: xgp1128@etang.com

<http://www.qingshao.net>

印 刷 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印 张 7.5 印张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371-4258-0/I·1995
定 价 12.80 元

如有图书装订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陈嘉 男 1981 年出生

现就读北京某大学

《埋葬高三》是他的处女作

父母给我的爱和期望总是太多太多,可他们的这种爱和期望带给我的不是动力而是压力,我没有任何理由去拒绝他们给我的压力,我只有承受着。不知道哪一天我也许会因为承受不了而崩溃,所以我只有默默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 责任编辑 许国萍

▼ 装帧设计 许国萍

▼ 插图 李冬

序

快乐,是他们的权力或救救家长

——读《埋葬高三》有感

周 洪

1

16年前,我家闺女出生。从此,我有了一个梦想:既要闺女成材,又要闺女快乐。

这当然是贪得无厌。想要成材,必须要闺女起早贪黑,把脑袋吊在梁上,还要在屁股底下放钉子;想要快乐,就必然要甘于平庸,放弃成材理想。快乐和成材,必须有所抉择。

通常的家长,选择了成材。我选择了快乐。

我的想法很实际:头悬梁锥刺骨,痛苦十几年,闺女就一定能够成材?说不定是鸡飞蛋打。先快乐十几年,就算平庸一辈子,她也有了幸福的童年和少年生涯,也算没有虚度光阴。

于是,实行所谓“平庸教育法”。

1

Mai Zang Gao San

十几年过去后，回头一看，闺女快快乐乐读到高中，成绩居然不错——鸡没飞，蛋也没打。明白了一个道理：呕心沥血，未必成材；甘于平庸，未必平庸。也就是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想把这些体会告诉仍然在焦虑中摸索的家长，记录成书，就是《我平庸，我快乐》。



《我平庸，我快乐》的出笼，自然引起广泛非议。今年4月底在图书大厦签售，还遭遇学生家长手持标语抗议。有家长指着我的鼻子质问我：孩子们要受到你的毒害，甘于平庸，高考落榜，工作难求，能有什么快乐？全民族都甘于平庸，百姓贫困，国家落后，又能有什么快乐？

问得我发懵：我的一句话，就想让13亿中国人民甘于平庸，行吗？

这时候，高中毕业不久的陈筋对我说，他喜欢读《我平庸，我快乐》，和他一样的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也喜欢读。我很高兴有了忘年的小战友，于是就和小战友一起，声讨应试教育，声讨把学生脑袋吊在梁上的绳子和时

刻准备刺入学生屁股的锥子。

声讨过后，读陈筋的《埋葬高三》。

还没读完，陈筋就急切地问我喜欢否。一边读，我也急切地问自己喜欢否。陈筋以为，我应该喜欢；我也以为我会喜欢。战友嘛，同在一个战壕里，怎么能不喜欢呢？

但我的确不能说自己喜欢，也不能说不喜欢。

我对小战友说，《埋葬高三》肯定让高中生喜欢，也肯定让初中生喜欢。他那么真实地描述了紧张的高三生活，那么真切地表达了同学们痛苦的感受，还强烈地发泄了战友们的仇恨。除非他们不读，否则想不喜欢都不行。

相反，老师和家长读了，想喜欢也不行。

尽管我写了《我平庸，我快乐》，尽管我是很多家长和老师公敌，尽管我是陈筋的老战友，我还是一个家长。作为家长，读《埋葬高三》，我没法不感到失望和寒心。陈筋要埋葬的不仅是高三，他显然想埋葬更多。作为家长，我就感觉被埋葬了。

我很想问陈筋，学习是辛苦，家长和老师的教育方法

是有问题,可出发点是好的呀,都是为了你们好呀,为了一个共同的未来目标,你们就不能体谅家长和老师的一片苦心?说话能不能客气点儿?能不能别着急埋葬?

我没有问出口。我先问自己:孩子们体谅我们,我们就会给他们快乐吗?在他们的体谅纵容下,我们压迫他们,剥夺他们的快乐,会不会变本加厉?

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在剥夺孩子们的快乐时,我们有很多名义:不说以国家的名义民族的名义,只要以监护人的名义说一句“为你们将来好”,就可以理直气壮加肆无忌惮。

在读《埋葬高三》之前,如果有人说我家闺女幸运,摊上我这么个好父亲,我会踌躇满志,以为自己真是不错,给予了闺女快乐。读了《埋葬高三》之后,我发现自己同别的家长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尽管我选择了快乐,别的家长选择了不快乐——我们都以为替孩子们选择是我们的权力。

当然是误会。闺女如果还能有快乐,那绝对不是我给予的,更不是我恩赐的。

快乐,应该是闺女的权力。应该是高三学生的权力,应该是初三学生的权力,应该是所有学生和学龄前儿童的权

力,任何人(包括家长)都无权以任何名义剥夺。

这就是我读《埋葬高三》的收获。

4

常有家长抱怨儿女寡情。我也觉得奇怪,阿猫阿狗养三天就知道忠诚,阿儿阿女养十几年还不懂得孝道?读了《埋葬高三》,就不再感到奇怪,只会感到震撼。没有人指望阿猫阿狗成龙成凤,没有人会逼迫阿猫阿狗起早贪黑,这是阿猫阿狗比阿儿阿女多情的惟一原因。陈旻这个率性的少年,让我明白了,我们的所谓好心给了孩子们多么惨痛的伤害。

所以,我希望不喜欢《埋葬高三》的家长和老师都读读《埋葬高三》,然后明白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救救家长!

2002年6月

读《埋葬高三》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心里淌着血、极端愤怒迷茫、声讨应试教育已筋疲力尽的少年。在他的眼中,最亲爱的父母是奴隶主;最可敬的老师是刽子手;最让人怀念的学校是战场;最可爱的同学是敌手……

这本稚嫩的作品出自一个高三学生之手,文中有很多偏激的观点和过激的语言,基本的文学功力也还欠缺,但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并没有刻意使他的言语变得温和,也没有对其进行过多的文学加工,因为它是一位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内心的真实表露,是一部典型的学生作品。

出版此书,是想使当前的教育体制改革——这个关系到下一代、关系到每个孩子、关系到国家未来的重大问题能引起社会的关注,对此起到积极推动的作用

在我们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起码可以为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努力,正如作家李黑妮所说:“如果我们能用耐心给孩子以信心而不是用自己的愿望来要求他们,让他们无所适

从；如果我们能用爱培养孩子的智慧和力量，而不是用斥责和教训来束缚孩子，让他们反感和挣脱；如果我们能用经验来与孩子们分享，给他们引导和启发，而不是强制他们必须沿袭我们的准则……我们还会抱怨现在的孩子怎么都这么令人担忧吗？”

“孩子是病人，但需要医治的却是当前的教育体制、老师、父母。”

还给孩子选择和快乐的权力吧，青春依然绽开，树木终会成材，就如作者在后记中写到的那样，我们毕竟还有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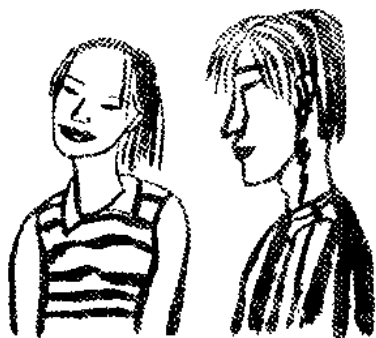
编者



A

昏暗的灯光下我打开日记本，翻到高三的日记，准备再一次体味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我点燃一根烟长长地吸一口，吐出的烟在灯光下像雾一样散开并随即消失，而我也随着那消散的烟再一次跌入了高三……

我原先在一所还算不错的学校里，可是由于高三的时候生病休了半年的学，再加上自己的学习成绩也不怎么样，学校怕我连累他们的升学率便拿出各种借口让我考虑退学去别的学校复读。说是让我考虑可实际上学校已经把我除名了，于是乎父母在剩下半年里东奔西走才联系到了这所全封闭式的私立学校。



B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开学前的那个晚上，当时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吃饭，谁都不说话，只是偶尔勺子碰到盘子或是碗发出清脆的声音才会打破寂静。

“一会儿我去给你买点儿要带的东西，被子褥子咱家都有，再给你买点儿洗漱用具和吃的就行了。”吃完饭妈妈一边收拾碗筷一边说。

“吃的学校都有不用带了。”

“那你们学校那些吃的干不干净呀？别在是用什么过期的蒙你们，不行，我看你还是自己带着点儿吧！”妈妈开始放水刷碗。

“人家都不带就我带一大堆吃的算怎么回事呀！再说我也都这么大了，你就别管了。”

“我不管你，你能长这么大？”她总是喜欢这么说。

“我都快20了，是大人了！你就少管点儿吧！”

“得得得，你是大人行了吧？”妈妈擦擦手走出厨房，

“我是大人他妈！”

我无奈地笑了笑转身回屋了，坐在写字台前望着电脑的显示器。电脑，是个好东西。网络，也是个好东西。我喜欢和那些不见面的朋友聊天，因为说话不用有所顾忌。他们陪我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不知道，我没统计过，也无法统计。我开了电脑接上电话线，在一连串的拨号音后我给每个网友发去了内容相同的E-mail:XXX你好！我们开学了，我不能再上网了，所以也不要再给我发E-mail了，祝你好运！……

妈妈走进来叫我快些睡觉，而她却在帮我收拾着明天要带的东西。我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又要开学了，小学、初中，我经历过多少次开学放假？我无心细数。这次家里人为了能让我考上一所好大学不知又花了多少钱把我转到了这所新学校。说到父母他们总是让我感觉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像是家人而更像是主仆，每每他们要求或希望我做一件事时我只能也必须顺从地去做，就这样我感觉我们之间的话题越来越少，我们之间那条所谓的“代沟”也越来越宽，终于它变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万丈深渊，我们再也不像从前那样一家人围在一起有说有笑地吃饭了，我再



也不像从前那样和爸爸一起踢球了,我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希望妈妈帮我做好一切,也许是我长大了吧?

父母给我的爱和期望总是太多太多,他们总是希望我能够出人头地,我也很理解父母这种望子成龙的心情,可他们的这种爱和期望带给我的不是动力而是压力,我没有任何理由去拒绝他们给我的压力,我只有默默地承受着。不知道哪一天我也许会因为承受不了而崩溃,所以我只有默默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好了,别送了,学校都到了你们快回去吧。”我回头接过包对妈妈说。

“嗯,儿子你拿好了,这是吃的。”妈妈指着另一个大包说,“那是洗漱用具和衣服,钱在这里拿好了,可别丢了,有什么事就往家里打电话啊?”

“好了,我都知道的,你们快回去吧,一会儿同学就该来了。”我边走边说,“我走了,拜拜!”

新学校地处偏僻,早上我5点半起床,6点就从家出来,可到了学校还是有些晚了。学校的大铁门已经关上了,旁边的小门也上了锁。我隔着铁门叫了半天才从传达室里出

来一个保安。

“干吗？”

“上课。”

“早下吗来着？都上早自习了！你就在外面呆着吧！”

保安不耐烦地说。

“我是新来的，不知道。”

“哪个班的？”

“高三(2)班。”我们像对暗号似的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然后他递过来一个本子让我在上面签了字才施舍般地放我进去。

我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学校正式开学的日子都要定在9月1号，而我们则要提前半个月就上课，我翻遍了所有的书也找不出答案，这恐怕是第十万零一个为什么吧？

新学期、新学校、新同学、新老师，对我来说这所学校的一切都是崭新的，陌生的，看来我的高三注定是要在这里度过了。我来到了班主任的办公室报到。班主任姓王，四五十岁，她不厌其烦地问着我各种问题，一个典型的更年期妇女。上课了，我跟着她来到了我的新班。我走在她的后面进了班，刚才还响彻楼道的喧闹声骤然停止，我看到班